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四回 呂昆逾牆遇佳人 臨妝喚貓逢秀士

詞曰：從來硬弩弦先斷，每見剛刀刃易傷。惹禍盡因閒口舌，招災多為熱心腸。是非不必爭你我，好語何須論短長。吃些虧，應無害，讓他一步有何妨？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話言呂相公在天溝裡邊，等待天色已晚，方才站起身來，望著雪洞裡喊了幾聲，並無人答應。此刻玉兔東升，金烏西墜，心下十分著急。只見前後左右都是一帶高聳牆垣，並無去路。心下暗想：「此處不知是誰家的住宅？只等到黃昏時候，倘被人家拿住，當賊而論，那時送到官府衙門，不分皂白，革去頭巾，也還是小；只怕這個名色難當。」連連爬到屋脊上邊坐將下來一看：只見昏昏殘月，幾點疏星，對面隱隱的一帶樓房，卻也看得不明不白。

停了一會，風清月朗，玉宇無塵。只見這人家樓房，卻是明三暗五，裡面點著燈，紙糊窗格，卻閉在此，並不聽見有人說話。只得過了屋脊（脊），探至簷口跟前，坐下一看：上空下陡（門），並無出路；左首牆垣連著花園，右邊是一座月台相接。呂相公沒奈何，探近月台，意欲要跨將過去。無〔奈〕旁廂又有半截（截）花牆擋住。原來這人家月台上面，擺了四個磁繡墩。靠著大樓旁邊，又是一帶廂房，卻也點得有燈，有裡面的格扇攔住。此刻呂相公並不知是什麼人家的住宅，只得爬近花牆跟前，站起一望，卻不叫十分甚高。心下暗想道：明知不是路，事急且相隨。連連撩著牆頭，將腳跨在牆洞裡邊，好比做：

西廂月下傳書信，勾引張郎跳粉牆。

輕輕的爬上牆頭，先將右腳站在繡墩上面，轉身爬過牆來，心下歡喜道：且喜被我爬牆來了！不知可能下這樓去？

說話之間，忽聞得異香撲鼻，蘭麝氤氳，一派琴聲響亮。呂相公坐在此間，側耳細聽，並不甚遠。原來這人家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生得溫柔美貌，體態端莊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；描龍繡鳳、書畫琴棋，無一不曉。只是美中不足，目下年已及笄，未曾出閣。常言道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只因未曾得一個才貌雙全的郎君，未免傷懷感歎。邇日用過晚膳，辭了太天，上樓命丫環高燒紅燭，沉香頻添，將琴擺在跟前，撫操一曲，無非彈的是自己心事。本來指法活動，撫得又好，真真令人可愛。呂相公只聽得清音宛轉，哀怨可人，已越聽越佳，愈撫愈妙。呂昆暗道：聽得他高山流水，聲韻悠揚，可稱得個名手；但不知這人家姓甚名誰，如何有這等高雅的女眷？只是可恨這一帶窗門關閉，不見他一面。正是：

空教清音簾下轉，誰想窗外有知人。

不一會，只聽得琴聲歇了，一條清脆（翠）喉音低低叫道：「臨妝，你可曉得那金獅挑在何處？快些代我喚他上樓來。」你道這金獅挑是什麼東西？原來是個貓兒名字。只因小姐適間操琴，忽然有個耗子在小書架上咬書，故爾吩咐臨妝喚他上樓來捕鼠。臨妝乃是小姐跟前一位書記丫環，聽得小姐吩咐，取著一碗燈兒，從小姐房裡出來。

呂相公見有人來了，躲在窗前腳下。臨妝到了樓廳，放下燈兒碗箸，將格扇推開，並不知窗閣下躲了個人。呂昆只見他秋波滴瀝，綠發輕挑，年紀只在十七、八歲；本來又是春和天氣，身上穿了一件秋葵色黃襖，外面套一件玉色綾背心，卻委實打扮得乾淨；生來天姿，並不塗一些脂粉。呂昆躲在此間，看得明白，心下想道：「適才裡面呼喚臨妝，想必就是此位姐姐。看他這副品貌，不知底下踢土如何？若是一雙大腳，成為半截觀音，那時便好也不值錢了。」

不講呂昆偷看，再言臨妝望著對面屋上，目不轉睛，並不知金獅挑往那裡去了。取著牙筷，將碗當唧唧一敲，口中喚著貓兒。呂昆聽他聲音可愛，從底下站將起來。臨妝本來膽小，況且並未防備，被他一唬，將碗打得粉碎，連身跌在樓上，忙忙站起身來。此刻呂相公躲避不及。臨妝只見月台上一人，片玉方巾，身穿直擺，好像一個秀才模樣，連連問道：「你還是個人？還是個鬼？」呂昆道：「姐姐休得害怕！小生有影有形，並不是鬼。」慌整衣冠，走近前說道：「姐姐在上，小生拜揖。」臨妝在月台之上，細細一看：有影有形，並非是鬼；再見他出言婉轉，文質彬彬，適才被他一唬，本當有許多話要罵他，卻被呂昆這一恭，臨妝遍身都軟了半邊下去，乃忙忙問道：「你這相公姓甚名誰？因何到此？快些說來！」呂昆道：「姐姐，小生乃是本都人，是姓呂名昆，表字美篇。適在隔壁鳳樂院中避難到此。望姐姐開一點側隱之心，放我出去。不知姐姐意下如何？」臨妝聽得是呂昆二字，忙忙問道：「可是閩門五花街禮部尚書靜書老爺的公子麼？」

你道臨妝為何曉得？只因當初看過他進學文章，再者又有風月才子之名。自古道：名重好題詩。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說什麼：

吟風弄月張君瑞，折柳攀花沈玉春。

再見他這等品貌，真正是才如子建，貌若潘安，心下十分愛惜。忙向呂相公道：「你可知我們這裡姓甚名誰？」呂昆道：「小生不知。」臨妝道：「你相公好大膽！我家老爺姓安名國治，現任兵部左侍郎；此地就是我家瑞雲小姐的臥室。還不快回去！」呂昆聽得這番言語，只唬得：

魂飛楚岫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峰。

臨妝道：「我家老爺冰心鐵面，赤膽丹心，處家治國，那個不知？況且此地乃我千金小姐的住樓，閨閣重地，快些出去，遲恐未便。」呂昆連連打恭道：「望姐姐開門，快放我出去，感恩不淺。」臨妝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家太夫人最是小心的，未晚先將門戶到處下鎖。況且房子甚多，此刻也有更餘時分，鑰匙收在太夫人跟前。相公既會飛牆走壁，何不早早回去？」呂昆心下著急，道：「小生此來，好似乍入蘆葦，不知深淺。若教我屋上回去，由如登天之難，豈不要活活的跌死了！」臨妝見他哀憐，並非有意留他。無奈鑰匙實實不敢去領，恐防老夫人多疑。

他二人在此答話，小姐上房並不曾知道。只聽碗聲打碎響亮之聲，連連呼喚。臨妝無奈，只得關了窗兒，取著燈兒，回小姐那邊上房裡去了。

再言呂相公見他關門而去，無計可施。只見廂房裡面點得有燈，近前一看：轉過灣，旁廂有扇小門在此，半開半掩，呂相公推門而進。原來此處就是臨妝的臥房，上面一張小小的八鋪涼床，羅幃繡褥；房首擺著兩張書案，四張廚櫃；對面掛的挑山畫，擺設香幾、梳桌、文具；兩旁貼的是名人書畫，翰墨淋漓。說什麼：

金屋阿嬌藏美地，瑤台月窟住嬋娟。